



田運良

53年5月5日

河南省封邱縣

學歷／陸軍官校機械系畢

經歷／聯合文學編輯

現職／聯合文學編輯兼活動主任

作品／

詩集出版—

《個人城市》

《單人都市》

《為印象王國而寫的筆記》三冊

散文集—

《有關情愛的種種美麗》

# 尋找一場風雨——失憶後記

0

「我是誰？」

他狐疑地詢問鏡裡的他，他也以同樣的狐疑回應他，並沒有如他所願的給他想要的答案。嘴角隨張口問話時的肌肉拉伸而牽起的皺紋，纏繞著衰老的面容，佝僂的身軀快要讓他構不著鏡子的下緣。「風雨已經來過了嗎？」他又問了。他也沒回答。

1

就像許多參與者同樣的癡狂，他也蜂擁起來，搶著閱讀別人自生命深處挖掘出來的書籍或繪本、雕作或塑品、影劇或舞戲、曲調或歌樂。那多彩多姿、那燦爛奪目、那豐厚富麗的種種回憶，太吸引他了，他簡直流連忘返。不過，在轉身想掏取自己的諸多往事與人分享時，他才發現無意間遺失了自己，而無法盡情與老朋友們共襄難得聚首的生命博覽會了。

在此之前，還清楚記得尚在隨手可得的近距離範圍內，被他緊緊看管守護，並且可以隨心所欲取用的整籬筐滿滿的往事，轉瞬之間竟不可思議的全走失了，他恍然驚覺前半生苦心積蓄、珍藏的記憶竟是如此草率被棄守、被銷毀，而無法向眾人展示顯傲他的豐盛和富有，而每每自責。他，勢必重新認識一段熟悉得十分陌生，陌生得十分熟悉的身世，重新跋山涉水四處取景，重新拍攝一部黑白黯淡影像的紀錄片，交代過去的精彩或驚險故事中遺漏的情節或秘辛，以補足完整人生的缺憾。

## 2

窗外的街燈幽幽射進一方孱弱的光，恍若前世稀微的記憶，有點亮但看不十分清楚。深居的房裡有如洞穴迷陣，那是他情緒唯一的藏身處，斗室裡的每一平方吋疊著或貼滿了各式各樣形狀和顏色的壓克力碎片，掩蓋住四壁的徒白蒼涼，並模糊了直橫交織的牆角稜線，避免尖銳得刺傷觀覽的視線。

如此另類的室內佈置，或許便於喚醒一些較凸顯或烙痕較深的前塵往事，但是午後的陽光成羣結隊自窗簾縫隙飄進來，毫無秩序的，視若無睹地干擾他回想前半生璀璨和庸俗的用心。

他伏在衣褲以桌角和椅背間搭起的違建內，雙手盤結攤在地上，下巴倚著手肘，僅露出雙眼乾望著室內從地平線立起的種種建築：譬如塞滿各角落的幾件舊家具、數盆蒼黃參半的盆栽皿

缸、瓶瓶罐罐箱盒包包袋袋，還有滿坑滿谷的破書冊臭鞋襪髒衫褲等等。他深覺被空寂一舉淹沒的空息感。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空寂與空息感，他到底知不知道這節節敗退的記憶力已經逼臨懸崖邊上了，徹底輸了，再也扳不回頹勢了？他斜靠椅上，抽著菸，視線奮力撥開裊裊煙幕，遠遠對望著藏在墨色裡的自己，最陌生的我，他簡直無法相信幾十年收藏的回憶，一下子全部殘酷地給戳磨光了，愈磨愈老，越磨越鈍，愈磨愈不認識自己了。

### 3

他需要養份來菌生記憶的滋長，諸如：老照片、舊書、故人、遺物……等等之類的，都可以餵飽他。而這些東西全堆放在閣樓上。

往頂樓的長廊光線忽暗忽明，他躡足爬上樓梯，木條肌理的他的影子，竟與樓梯的材質映著相同的紋脈，他有一級沒一級的上上下下，動作雖狀似跳躍卻步履蹣跚。他想要儘快找到它們好一一指認他的過去。

拭去牢記與遺忘間一線之隔的區野，可以既容易纏圍又盡情逃逸的，只有想像了。

氣喘喘爬上閣樓，發現儲藏室裡空無一物，他才恍然記起：前些天他心血來潮已將那些堆儲多年，該丟卻捨不得棄的舊物翻箱倒櫃的大整理一番，絕大多數的東西全都塞進垃圾袋裡，當晚

他就提著穿越城北正通宵達旦歌舞的宴慶，扔棄在會場旁的廢物堆置場了。他還抱怨東西太多太重，提得手好痛哩。

從樓上落寞下來，他孤坐於樓階，像被遺棄的棄嬰，衝動得想哭。沒有任何情緒願意收留他。

#### 4

他依稀記起平生只去過一次的馬戲團。

那是他記憶版圖的極限與疆界。

城外近郊有一大片空地，平時荒廢得已長出及人高的雜草。此刻偌大的帆布帳篷內，壅塞著湧動歡騰的笑語和尖叫聲，沒有距離感的危險、凶猛與溫馴可愛，都同時並列於舞台與看台間。他記得去看表演的前夜，還高興得從房裡翻出故事書，重新溫習書裡所有逗趣的把戲，甚至還特別跑到公園去練習盪鞦韆，感覺空中飛人的翔姿……。

在那孕育孩提夢想的懷裡，他流盡一切淚水去換取親近夢想的玩心，學習用聽來的童話編織一個被滿心期待的馬戲團。他說他最喜歡那一齣空中飛人的戲碼，人竟神奇地沒長翅膀也能盪來擺去，總令他驚訝得張口結舌；他還曾發願立志要做小丑，嚮往所有色彩都往身上攬的愉快。他的粗淺認知裡，一種可以玩耍又可以得到掌聲，甚至表演完、落幕後還可以奔到台前接受歡呼的

驕傲的事，就是他所謂要立的志向，而小丑的幽默逗趣真的騙到他一整個童年的快樂。

兒時的他還太小還太幼稚，還無法感知現實的威脅，他在儲存想像，統統寄放在最純潔的生命裡。他在幽暗的童年時光裡斷斷續續悲歡著，勉強讓時光變成一種救贖，於反覆的生滅中尋索一點可能的小快樂或竊喜，屯駐他小小年紀所建構的小小挫敗或勝利。

此後，他如空中飛人似的單身飛翔在生命的上空周邊，對兒時往事用一種超高的視角來觀察，他不再以簡單的語言表達七情六慾，不再用幼稚的思想不知天高地厚地試探世界，然而無法繼續回憶的辯證，他的童年來不及配樂和上彩，所以不夠五光十色。更由於近乎癡迷的懷舊癖，繁多但不被記憶來背書或印證的生命，都是會輕易被遺忘的，偏偏他是不斷拋出記憶往事而洩露了痕跡和底牌的。

## 5

踱到後院森然的園圃，偶然看到隔鄰後陽台曬的黃卡其制服，腦裏不覺浮現出與求學生活相關的一大段青澀時光。準時地、黃底黑條紋有如豹皮斑馬身的校車，緩緩靜靜駛進來，輾過少年時愛幻想的一些春秋大夢。

車道兩旁各停靠了一條車龍，像是劃歪了的線，曲曲折折鋪向學校坐落的概略方向。他知道他的年少還需要過幾次紅綠燈、幾個馬路平交道、幾座高架路橋才會到學校，才會求得知識，才

會長大。坐在校車上，第一排第一個靠窗的座位是他最常坐的位置，唯一可以解釋的是：他喜歡和司機觀望到一樣的風景和路況。

那時他唇邊已敷上一層薄薄的絨鬚，聲音變粗了，低沉得自詡是頗具磁性的沙啞，身上約略可以搜到青春悄悄偷襲的證據及災情。

校車在忽兒亮現車水馬龍的街景、忽兒巡過櫛比鱗次的市塵、忽兒隱失人聲鼎沸的喧囂間左彎右拐、前進後退，記憶也暈頭轉向地在路街巷弄間奔竄，像無固定路線的流浪，穿越他的青春歲月……

6

廚房的水龍頭沒關緊，滴滴答答的，像靈雨般淋著午餐後堆置於水槽內油膩膩的盤碗筷匙，由於滴水冲刷的力道薄弱，以致白瓷的餐具表面結成一球球閃著油光的露水，哭著。這樣綿細連續的聲音，規律地敲拍下午延續至接近黃昏時刻還在沉溺的白日夢。他努力回想幽暗空間裡，以思念澆溉長成的一花一草一木，它們是如何善待它們的過去的呢？隨著他對往事加深的憐惜，居然也生出念舊的覺省，而他甚至為這因失憶而壯烈的潰爛朽腐覺得美，或者就像發現蕪蕪的曠野冒出翠芽或劈倒枯槎般，他發現自己居然愛自己愛得那麼殘忍，又那麼慈悲。

坐回床邊，抽衛生紙擦手的同時，他幽幽翻見那條疊妥安放於櫥櫃頂層的手絹。小心取出來，攤開，粉淡靛彩鑲蕾絲邊的巾帕，裹著馨香的郁味，那是他們協議分手，數年後再重逢時相認的信物。那手絹，以前她時常揉拽在手上把弄，姿態婀娜嬌柔、風情千態萬種，蓮步時還會牽著和風而飄飄然，出塵落致得令他傾城傾國。那時，信物手絹確實幫他安定了內在最最不安、荒涼、頹敗的、失戀後的內憂外患。好久好久了……他的記憶還流連在懵懂無知階段，對肉體的洪荒即使窮山惡水也愚勇於探險，她有意無心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被他解讀為挑逗情慾的符號訊息，他太輕易地被燃起，也太輕易地被焚毀或被澆熄。

暮秋節分的那時，接過她執意要他收下的手絹，想著她就將離他遠去，即浮起一種憐惜的鼻酸，衝進心底攪擾一翻，弄得杯盤狼藉的。他恹恹無助著，希望能再望見她並且向她佯裝微笑，傾訴以前所有鑄下的錯的追悔，其實他仍無法釋懷的是自己何以如此背負厚重的愛戀及渴望，及至心焦肺燼。當初與她揮別，自情感的叉路跌跌撞撞回來，這樣情緒出走的記憶一直干擾著生命的速度，也一直揣測自己脫口而出，卻不幸言中他此時嚴寒心境裡的魂牽夢縈到底有多麼難受？

曳風招展的手絹繼續招徠思念，如他一般無羈不馴的旅人行徑，懷想情愛的風位、星相，以及未竟的航程。信物裡推繹了曠男怨女在情愛關係中的貪嗔癡怨、深情與背棄、許諾與叛離。外



頭風狂雨驟，於是甘願並且急迫地在相處時共譜的節奏裡，必要的粉碎一些干擾愛情的雜質，擠開一些空間，讓整個身體投入，甚至陷溺。

之於愛情，他十分疲憊，疲憊於等待，疲憊於等待時的疲憊。無論如何，想到她已心安理得地把自己曾經海枯石爛的愛情歸在心靈一格乾淨的抽屜裡，他就覺得心滿意足了。

愛情的百篇演義裡，甚至，她飄忽的心靈就浮在他淵崖無底的恐懼上，睹物思情，他的心在顫抖，直是覺得又回復到那種具有流浪性格的吉普賽式遷徙的漂泊生活。如果允許，他還想問她：妳有沒有經過大痛？大痛？比痛還傷勢嚴重、裂縫還深的痛？然而，他其實不是想問她有沒有，他是想讓她瞭解曾大痛過之後的他更沉穩、更成熟、更不怕痛。談到愛情，他彷彿猛然驚醒，一連串丟出好多話，一連串應接不暇地湧現好多往事……

暗了，側身伸手捻亮書桌上的檯燈，不意瞥見鏡裡反射回來自己臃腫的上裸，隱約勾起他的感傷。癱扶於整容鏡前，他習慣性地扭開音響，刻意選放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聆聽。抬起頭，催促地端詳鏡中人，容顏許已陳老，皺紋粗糙，歲月正在臉上鬆垮的肉質上堆搭違章建築，隨時都有傾圮的危機可能。他又不禁要問：「我究竟是誰？」……

頓時，千百個念頭像蒼蠅圍繞著腐敗的瓜果般地盤桓不去，他總是愛在自己的性格中不經意的留下一些破綻可以被窺伺。這些因馬齒徒增而不斷擴大面積的破綻甚至已攪濁了生命的精純度，相對於其餘圓熟的部份，老是令他憂心，他會處處顧慮年歲在他有限的生命進程中，集體地

胡作非爲了些什麼……因爲他怕鏡中人會因此而整晚痛苦的攪鏡自言自語、自怨自艾、自暴自棄，並且知曉沒有人會趕來緩頰或陪伴他一同老去。

交響樂仍然興致勃勃地奏著，但不是順暢地流洩，而是一再跳針地反覆剛才激動中的那一段十分抒情的悲觀。音響裡像是馱了些什麼東西，重重的壓著喉嚨振動的聲帶，低低嗚咽著。

此刻他竟悄悄流下淚來，同時也感動了鏡中人。

他莫名的爲自己感到一種男性尊嚴被推倒、頹然傾圮後跪伏在曾真心誠意頂禮膜拜過的生命前，無以自處的悵惘，尤其當年歲已殘酷連續演完一幕幕而不許他再有空間作人生大夢時，更傷哀逾恆。

晚年是記憶最焦黑陰暗的地帶，精神廢墟就將成爲紀念碑或古蹟了。他正開始進行與世間絕裂、自我封固的防禦工事，因爲預知到關於自己死後不得不赴往的輪迴去處，對於時光深處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無可救藥地被人界單獨割割出來，剝除最美豔的記憶，只留下庸俗的軀殼與外表，放浪形骸地形同行屍走肉，苟活於人世，等待死亡的召喚。

他正忍痛承受那衰老的曝曬、燒烤以及浸淹。他在接下來的幾秒鐘裡飛快地回顧著他這一生的莊嚴與潦草，多年真人真事演過的生命大戲被壓擠成簡短得過眼一瞥，有太多片段來不及收錄便急急跳過，他爲曾認真活過的一千道軌跡的被全數湮埋而備覺沮喪，更令他無由地荒寒起來。

收拾妥尋回的幾件點數得出若干情節的往事，他，在室內任何一個毫不起眼又擺置凌亂的角

落裡安排時序的演進，用不同顏色的筆在不同質地的紙上書寫不同文類的人生。他曾想再插入另一個艱澀的人生看法，擾亂流暢的生活敘事，但他已倦累地無心所圖了。猶有餘心餘力，他儘可能保存生活的色澤亮度氣味，不增添刪減記憶的罅寡強弱美醜，安靜地在遲暮邊緣過渡，往另一個世界悄悄挪移。

坐回燈火昏重的案邊，在冬寒侵近的夜涼裡，生命漸漸在褪色……

晚來急急一場驟風西北雨，毫無預警地侵襲這個城市，他蜷縮在風簾雨幕籠罩的斗室內，無神地巴望滂沱冲刷著他的人生。不想風雨會如何阻斷遊子的行途，不想風雨會如何遮擋路人的歸程，不想風雨會如何毀壞城內柔腸寸斷的路徑；他想的是無辜的自己，自己如何在狂風豪雨中尋找足以遮風擋雨的簷下，自己如何冒險涉過深淺莫測的澤灘，自己如何迎著風癩雨暴、頂著驚雷等候前世的自己攜傘起來帶他回家……

夜了。風無止，雨未歇。他知道自己正勉力擊舉著筆，一五一十為他記錄失憶後好不容易回想起的殘枝末節，拼湊粗略的匆匆一輩子。他在找，即使通宵達旦，用僅有拾回的記憶，尋找他自己，一場人生風雨。

## 評析

顏崑陽

「虛構」而細部刻劃場景、人物表情動作以及似斷若續的情節，使得這篇散文具備了小說的格局；但由「風雨」所帶出的整體隱喻，以及字句間所經營的各個意象，卻又讓這篇散文飽含著詩的質地。因此，文類的疆界，在作者的創新中，被刻意模糊了。所有入圍作品中，這是一篇很具實驗創造性的散文；但正如一個失憶者心中的生命世界，迷離惆恍，總游移著許多曖昧的意象。對於習慣閱讀題旨明確的散文的讀者來說，這是一個布滿阻礙的陌生境域，很不容易順暢明白的走進去。或許，換個姿勢讀看看，「作者說了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讀者從文章中感覺到什麼」。